

苏维埃文学传统

叶尔米洛夫著
根 香译

蘇維埃文學傳統

[蘇]叶爾米洛夫著

根 香 譯

沈 立 中 校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8 •

В. ЕРМИЛОВ
О ТРАДИЦИЯХ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本書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5 年版本譯出

蘇維埃文學傳統

[蘇]叶爾米洛夫著

根香譯

沈立中校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660

開本 787×1092 耗 1/25 印張 9 1/25 字數 176,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500 定價 (7) 0.80 元

印
三
廠
有
管
金
街

內 容 提 要

苏联著名作家馬卡連柯的教育史詩、克雷莫夫的油船“德賓特”号、以及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們在我国已先后出版，获得广大讀者的欢迎。本書就是苏联理論家对上述三位苏联著名作家作品的研究。通过对上述三位作家的研究，作者精辟地闡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傳統和苏維埃文学思想艺术的特色等問題。这本书可以使我們对苏联文学有很好的認識和了解。

作 者 的 話

這本書的目的是闡述苏联三个优秀作家的創作，書內的几篇論文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創造的傳統、苏联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特点这样的一个大問題联結起来的。研究与这个大問題的有关各問題——是我們批評界和文艺理論的基本任务之一。作者的希望是对这一共同事业能有微薄的貢獻。

目 次

作者的話	I
亚历山大·馬雷什金創作中的主要精神	1
論安·謝·馬卡連柯作品的特点	64
尤里·克雷莫夫的中篇小說	145

亚历山大·馬雷什金創作中的主要精神

1

我們要問：馬雷什金值得我們重視的首先是什么？

他是一个老老实实、誠誠懇懇而又严格的大师，他对于自己的技巧、艺术从来也沒有过任何妥协和馬虎的作风；他是精通俄罗斯人民語言和俄罗斯文学的大师，是一个別出心裁地把确切的现实主义的、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画面与抒情詩和高尚的英雄浪漫主义詩結合在一起的艺术家。馬雷什金是属于这一类的作家——他們的創作里面特別明显地表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許多优良的、有原則性的重要的特性。他所以被我們重視，因为他一向是偉大历史斗争中前沿陣地的战士，总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解决我們时代中最困难的、最重要的、全民性的問題。

有机的、深刻的、密切的人民性，是馬雷什金創作中最显著的特点。这种特点在他的革命前的作品中就已經表現出来了。

馬雷什金于 1892 年誕生于过去的平茲省莫克山县的保格罗得斯克村。他的父亲是农民，后来当了店員。亚历山大·格奥尔基耶維奇的童年，是在偏僻的莫克山小城度过的，这个小城在他的作品中是用穆善斯克的名字出現的，他在彼得堡的杂志上开始登載了自己的短篇小說，那时他还是个历史語文学院的学生。这些短篇都还不够成熟，站不住脚，只是个别的形象和情节有力量。但是那些短篇也明显地表现出苏联文学未来創始人之一的人民的、民主的創作的源泉，表现出他的

风格在那个时期就已经产生的某些特点，而主要的——是表现出他的创作中的某些经常的主题，他对这些主题，在其毕生写作生活中都是信守不渝的。

把真实的生活画面和抒情的意向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手法，在他早期写作的这些短篇里就已经很显著了。这些短篇是对革命前年代里县城的小市民生活的速写，它们表现了这种生活中全部的日常的浓厚的庸俗性和野蛮性，以及孤单的“小人物”日常的悲剧、惨剧和悲喜剧。

和县城日常生活中那种浓厚的、显然的粗野性，以及不可救药的庸俗性和肮脏卑鄙掺杂在一起的，却是一些朝霞的形象，这些形象忧郁地、不断地让人去追求一种莫名其妙的微光闪耀着的幸福；还有一种关于良辰佳节、关于某种美好事物的幻想；还有一些良辰佳节的和虚幻的云采，这种云彩从旁边飘浮过去，它那不可攀登的圣洁，“傍晚的回光……幸福的反照……”使人心向往之（阿·布洛克）。

在馬雷什金的早期短篇小说的抒情气氛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阿·布洛克的影响。

特别明显的日常生活中的庸俗性、不可想象的肮脏东西同讽刺的、不可捉摸的幻想和朝霞的形象掺杂一起，以及这种掺杂现象的虚构性，使幸福之梦的幻影和日常习惯的周围现实中忙碌生活之梦的幻影都尖锐化起来——这是布洛克诗篇中的气氛，这种气氛我们可以在馬雷什金革命前的短篇小说里面感觉到。

幸福的幻想和这种幻想的虚伪性——就是青年作家那些短篇小说的主题。布洛克的主题在他的小说里面，和非常明显的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方向结合在一起了——小说里面充满着对于县城最底层的市民、对于“穷乡僻壤中最微小的人们”的朴质的、人类的爱，这些人是真正完全孤独的，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幻想，不知道用这种幻想可以去对抗所有这种压迫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幻想原来是骗人的，幸福——是不可捉摸的，好象“缥缈的云烟”一样：

如果那个幻想，也象一切幻想，
是騙人的，
如果生活被粗暴的鞭子无情地抽打，
那该怎么办呢？

生活无情地，以殘酷的、卑鄙无耻的手段打击着馬雷什金小說中的主人公，幻想也象布洛克所写的不相識的女人一样变成了娼妓。

人生在世是不能沒有幻想的，但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朝霞”却只是徒然使人不安；它誘惑人，欺騙人，一切原来都是不可捉摸的、不真实的、虛幻的东西；现实本身用它奇怪的嘲笑譏諷人們追求幸福的簡單的、自然的愿望，因此它也开始令人感到是一个荒謬的、愚弄人的梦。

在早期的短篇小說里面，就已經这样地确定了一些主题和内容，这些主题和内容就注定在塞瓦斯托波里和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两篇长篇小说里面获得非常深刻的发展和新的处理方法。

2

自从亚·格·馬雷什金发表了中篇小说攻克达依尔以后；他的名字立刻就被放在年輕的苏維埃文学奠基者的行列了。这个中篇小说是可以和綏拉非莫維奇的鉄流，福尔曼諾夫的恰巴耶夫，伊万諾夫的装甲列車一流的光荣作品以及二十年代前半叶其它描写国内战争的著名的苏联文学作品相提并論的。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創造了关于国内战争的文学，这种文学往往就在行軍时期、在战斗中間創造出来的，——攻克达依尔也正是这样写作出来的。馬雷什金在他的自傳里这样說：

“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县城度过的。1910—1916年住在彼得堡。1917—1918年在黑海艦队，航海，担任扫雷工作。1918年随最后海員列車繞过占領軍返回平茲。参加过国内战争。从1919年起参加紅軍。

在东戰場、土耳其斯坦和南戰場上作过战。1920年参加第六軍支队，完成在別列考普附近著名的运动战：克列棉楚克——別里斯拉夫——卡霍夫斯基根据地——別列考普——西姆菲洛波里。1921年在塔烏里亞写完了攻克达依尔。”

攻克达依尔是苏联文学創作中的卓越文献之一，它描写了年青的苏联紅軍从十四个国家和国内反革命的攻击中捍卫了新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英勇精神。我們現在把攻克达依尔看作是一座凝固了的熔岩，我們看到，新的、朴实的、真实的和英勇的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胜利的人民的文学的輪廓是怎样透过別人的影响，別人的艺术风格——“現代主义”，頹廢派的辞汇，寥尼海—安得列耶夫派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不能不和这位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并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度过自己的青年生活的作者相接触的，）冲了出来、显现出来、高高地升起来。

抒情詩的主体和史詩的英雄事业的結合，确定了馬雷什金第一部革命作品的艺术新穎性。攻克达依尔的作者，以創始人之一的資格着手解决年輕的文学的历史任务——創造新的英雄史詩。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斗争、由許許多多光輝灿烂的个体所組成、同时由于参加偉大的斗争而成长起来的和丰富起来的巨大的群众运动——新的有英勇气概的艺术的内容应当是这样的东西。新史詩里面的中心人物应当是人民本身的形象，因为人民是决定的力量、是自觉的历史創造者。Л·福尔曼諾夫用下面的一句話表示了这个历史任务：“必須有适合当代的史詩作品”。这个任务也要求新的形式、新的結構，以便把描写全民斗争和体现斗争参加者的个性結合起来，把客观事物和主观事物結合起来、把英雄事迹和抒情詩結合起来，把描写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革命热情結合起来。創造新史詩时最主要的特点之一，亦即艺术上的特殊困难，在于史詩必須是現代的历史。新的社会主义史詩中的主人公所要求的不是“已經成为历史陈迹”的久远事件，例如，在塔拉斯·

布尔巴或是战争与和平这些在新时代世界文学中长篇史诗里面所写的那些绝无仅有的范例，而是活生生的现代生活！以前常有人说，描写伟大的历史事件需要“有距离的感动力”。苏维埃作家的使命就是要证明，“有距离的感动力”不一定意味着艺术家与所描写的事件在时间上离得很远。不，“有距离的感动力”对艺术家所要求的，首先是对他所描写的事件的历史重要性和世界意义都要有深刻的体会。做为一个艺术家——现代的历史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首先要深刻了解所描写的现代事件同人民的过去和将来的联系，了解这些事件对于人民和人类历史所具的意义，善于说明自己所处时代的本质，明了事件的经过，把个别人物的命运和性格描写成为人民的命运和性格的一种表现。这样生动地体会现代的历史，是苏维埃文学最大的特征。人民性永远是同深刻体会历史结合在一起的：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但是，如果说，过去的文学确实需要经过时间的距离才表达了所描写的历史事件的历史重要性，——例如塔拉斯·布尔巴和战争与和平这类作品，——那么苏联作家却是亲眼看到事件的展开，而且本人直接参加在内的；他们被事件的历史的庄严伟大所感动，都有机会用他们的生花之笔写出现代史，描写现代的史诗事件。新文学的感动力——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感动力，就在这里得到了表现。

在攻克达依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軍司令員站在器械旁边——他由于沉重的终夜未睡，脸色阴郁得象一个影子——这个夜也许是生平唯一的一夜，也许是历史上唯一的一夜。”

任何其它的文学，都不能象苏联文学这样深刻地意识到现代生活的历史重要性、体会到历史的责任感、体会到本国人民和全人类历史中各个时期、各个时代的关系的。

在攻克达依尔里，也象在他以后的作品里面一样，馬雷什金正是以一个艺术家——历史家的姿态出现的。历史观念、历史进程的感动

力——是他全部創作中的特点之一。在攻克达依尔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于新的英雄史詩的探求和能力，这也正就是他作品中恒久的艺术价值。苏联文学在探求新的、宏偉的形式方面是不能忽視攻克达依尔及其英雄的热情的。

这个中篇小說的内容，就是历史事件本身。馬雷什金創造了神話般地进攻別列考普的幻想的图景，这幅图景的特点是严格的有据可考的历史准确性。紅軍的英勇的功績由于作者严格地忠实于实际生活，更显得偉大了。各种事迹，如退潮时期背着敌人偷偷地越过西瓦什、如漲潮使前功尽弃的威胁、敌人堡垒的力量、突破鉄絲网障碍物、又如在尤松堡垒或如在攻克达依尔里面称为安松堡垒的战斗、辛菲罗波尔的占领和紅軍向海面出动、敌人的全部潰敗——所有这一切都是精确地按照一切实际情势写在中篇小說里面，这就是細心的学者——历史家書中的特点。

“敌人的軍隊就在难以攻克的高地堡垒后面，高地截断了通向半島的一切路徑。必須攻克高地。把群众送到高地后面，那就是胜利。

“瘋狂进攻高地的軍隊，——在敌人的猛烈炮火和机枪火力下——一定会使尸体纍纍的。最后的出路或是利用長時間的工兵攻击，或是使用閃电式运动战。可是祖国要求立刻消灭敌人。那只有使用运动战。

“西北风在刮着。根据諜报，风把海灣的水吹到海里去了，露出了許多維爾斯塔（俄里——譯者）长的河床。大队人馬繞过高地沿着吹干的洼地直接冲向海峡的东部低岸，把大炮也拖到了那里，用恐吓、火力、几十万的踏步的腿向躲藏在鉄和石头后面的狡猾的家伙們的后方进行猛攻。”

战略任务的条件是这样明确地描述出来了，中篇小說的结构布局亦如上述。而且全部作品的重心，全部中篇小說情节的引人入胜之处，都集中在非常困难的和冒險的英勇作战的过程中。同时，这部非常詳

細地表达出来的占領別列考普的历史，却充溢着許許多多“小”人物的幻想热情，这些小人物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可畏的龐然巨物。好象；所有这些战士，都象馬雷什金革命前的一些短篇小說里面的主人公一样，也看見了“黄金的幸福之梦”。而且作者在这部中篇里面，也象在其早期的那些短篇小說里面一样，尽量想把幻想和粗野的生活现实奇突地共同存在着这一点強調出来，并且使其尖銳化。不錯，馬雷什金在攻克达依尔里面依然是忠实于这些主题的，——可是这些主题在这里却更加多了嶄新的意义和内容了！粗野的现实，在这里不但不和幻想相矛盾，而是加强了幻想。

譬如战士們在进軍前的休息情形：

“軍司令員走到营火跟前。在一些木块周圍坐着几个人；有一个弯着腰用匙子在鍋里面攪混；另一个皮肤粗糙、臉盘肥胖的小伙子，把上半身脫得精光，不顧寒冷神色仓皇地在破烂衣服里捉虱子，同时把虱子扔到营火里；营火旁边躺着一个上年紀的人，穿着奧地利的軍大衣和軍帽，用半閉着的悲伤眼光望着火；还躺着一些不知是什么样的人。他們在遙远的、被人忘却的流浪生活里面看到的流浪的营火太多了……軍司令員从黑暗中来到跟前，大家对他瞥了一眼：偉大的世界，无尽无休的道路，許多人来到了流浪的营火旁边……那个半裸体的人說：

“‘那里有座鉄墙，横在海上矗立着，这就是高地。墙的后边是春蒔作物的田地——砂州、烟霧迷蒙的群山。我們的偵察員到过那里，他們这样說——那里終年如夏，一年要播种两次春蒔作物呢！那些浣熊皮的家伙也就住在那里，他們的胡須象圓錐：全俄國的人都跑到那里去了……’

“……有一个躺着的人，惊异地和含糊其詞地在說梦話，他在烘热了的寒气里弯曲着身子說：

“‘上帝啊，这是多么好的地方啊！’

“‘也許是人們胡扯呢，’另一个人皺着眉头說；两人都躺了下去用

胳膊支着头，他們若有所思地不斷地望着火。

“彎着腰的人蹙着額頭望了正在營火上烤手的軍司令員一眼，問道：

“‘您是個有學問的人，請您告訴我；這是真的嗎，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弄到手以後，那裡的財寶多得很，簡直整個窮人階級都夠用了，對不對呢？’

“軍司令員毫無表情地微笑了一下，但是什麼也沒有回答他。

“能說什麼呢？他知道在這個黑夜的上面，還要有一個燃燒着的不可忍受的黑夜呢；世界常常就是在火光熊熊的夜盲裡面，從烏煙瘴氣的游牧地，從鮮血建成的時代中產生出來……

“他從黑暗中環顧了一下：在營火旁邊，有一些人圍着那個半裸體的人坐着，他們在從鍋裡撈湯喝，嘴裡還在說些什麼，同時指着黑暗，也許說的就是那個美妙的達依爾地方……

“戰士們從黑暗中望着神話的幸福之國。在他們的幻想中，有許多幻想是從天真的农民的迷信神怪和‘黃金世紀’的神話里產生的……然而這一切想法，雖然全部都是富于幻想性的，但卻不是模糊的夢囈、不是荒誕不經、不是虛幻。藝術家肯定了這一切都是真理，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

“在村外四周的黑暗裡面，一道奇異的蘭寶石色的霞光照亮起來了；街上傳來人們的脚步聲，鐵器、人、車、牲畜的嘈雜聲，象在遙遠的世紀里一樣。這是當時應有的情況：在不开化的土地上移動着的扎營地發出的嘈雜聲，——這里面具有世界意義，這里面具有真理。”

我們看見，就是在藝術家所描繪的圖景本身裡面，也有不少不準確、不成熟、半农民半知識分子的東西：這裡既有和遙遠世紀相呼应的“扎營地”、“游牧地”的形象，也有犧牲觀點的回响——在這些話里，談的是“以鮮血建成的時代”，也有對於革命動力不甚明確的觀念。正如新社會本身一樣，他的文學也是帶着舊時代的胎記而出現的，——不，

他的文学不是以流畅的、现成的姿态出现的，而是在斗争中、在各种影响的冲突的情况下走过自己的道路的。在评价作品的时候，我们要从作品的感染力，从作品里面的主要之点出发。馬雷什金成功地創造了历史事件的完全真实的形象，接近于創造作为历史决定性力量的人民群众形象，表达了和遙远世紀相呼应的愿望——对于人民历史生活的一致、对于现在、过去和将来的联系的感觉。馬雷什金也就是这样和其他在革命中鍛炼出来的作家一同在二十世紀的前半紀，既然建立了苏联文学，也规划了苏联文学，同时还拟定了它的許多主要的、根本的特点，这些特点肯定地在以后都获得了发展。现实，真理——只存在在人民“群众”的历史运动和斗争里面；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使虛伪的、幻想的幸福之梦遭到破灭，这时的朝霞——幻想已經不是白白地使人激动不安了，它可以照亮世代黑暗的道路。

“小人物”的幸福之梦——它不再是可笑的和欺人的东西，关于美好世紀的神話羽翼——有力的羽翼会把这千千万万負有給世界指出新道路使命的人带着前进。馬雷什金甚至要用他所写的“扎营地”、“游牧地”等古代形象来表达人民历史生活的一致，強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人民所經過的全部道路的唯一的一結論的偉大的理由根据，就是全民对幸福的进军。在这个走向幸福的全民进军中现实的“日常生活”的真理——战士们史无前例的劳苦和他們所遭到的从来未有的穷困，穿得乱七八糟，令人难以置信，往往都是些破衣襤衫，——这个现实的真理就是长了羽翼的、附有灵魂的偉大的、唯一的人类理想。从所有这一切就产生了人类历史里面从最英勇最热烈的斗争中所得来的富有詩意的形象。攻克达依尔里面的一切形象，它里面的全部艺术气氛的特点，就是要表达出艺术家所感到的一点：被描写的事件对于人类的全部历史生活所具的決定性的意义。

“……风在吼，树木搖搖摆摆，漆黑一团的夜在飞驰！好象，由于暴风雨的烟云和在某地行动着的群众喧嘩声沉寂下去了，时代停止在預

見到的緊張狀態里面……”

譬如，已經在決定性的勝利之後，“軍司令員在黎明時出去了——到草原上去了。

“那是些空曠的田野，在被破壞的農舍的廢墟上有微溫的霜層，一些土丘後面，有模糊的高高升起的朝霞，好像是時代的分界綫。黑夜恍惚在身後，好象黑漆漆的朦朧不清的、升高到天空的大門……

“在歷史的昏暗中，在半睡眠狀態下平鋪着空曠的田野，沒有邊緣的、凹陷下去的，好象從深淵里出來放在朝霞下面的盆地……

“這是怎麼回事呢？羅斯已經在丘陵的後面了嗎？……丘陵好象一些黑色的鋼盔，在沒有邊緣的田野里浮動着，在晨曦中後退了：退到昏暗、退到歷史中去了……後面某處在黎明時展開了一片戰場，彷彿在流着血，發出大聲叫喊的聲音，呈現出一片燒光的土地……”

這個和古代俄國英雄敘事詩的偉大文獻——伊戈爾遠征記的齊聲的呼應，對於初期的年青的蘇聯文學來說，是多麼自然，而同時又是多麼出人意外地勇敢！這種呼應既然強調指出了對敘事詩和神話詩的自發勢力的歷史熱情，又指出了對於這種力量的願望。這裡所寫的朝霞形象，已經完全不是馬雷什金革命前的那些短篇小說里面所遇到的朝霞形象了。這已經不是那個模模糊糊使人激動不安的、嘲弄人的“高不可攀的朝霞”，這是敘事詩的朝霞、歷史的朝霞、沉重的、有份量的形象——高高升起的朝霞，象是時代的分界綫一樣。我們感到這個朝霞——勝利——預告新的人類歷史開始的朝霞——升起時的困難、堅固性以及對於全世界的重要性。這個空曠無邊的、凹陷的、好象從深淵里出來放在朝霞下面的盆地狀的田野的形象——渴望接受光明、幸福的土地的形象——也是具有史詩意味的。

批評界已經指出過，攻克達依爾里面的缺點是人民群眾形象的不分明，缺少個性化。這當然是對的，雖然這樣，但是作者絕對沒有把這一點看做是某種被意識到的、可以堅持的藝術原則——這是與想把現

实的个人沉溺在抽象的、冷冰冰的“群众”形象的无产阶级文化工作者不相同的。馬雷什金突出地刻画了两个战士的形象，米克申和幻想家尤澤弗（顺便可以提一下，此人很似姆·斯維特洛夫的格列那达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形象描写的十分显明、清楚。作家力图用这两个人的形象来体现革命的人民群众的典型特点。他同时也想使神話般的軍司令員的形象庄严地体现出“人民大众”，体现出他們的意志和热情。軍司令員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懂得群众的規律”。当然，也不能看不出来攻克达依尔的作者想要創造个别形象的愿望，終于只是一种愿望，而没有得到实现。这也就不能不削弱了人民群众形象本身。但是，我們早就知道，对于一切現象不仅要用我們現代的眼光去評價，而且要从具体的历史眼光去評價。最先創作苏維埃文学的作家們，对于这样一个艺术上的发现——由共产党所領導的胜利的革命群众的形象第一次在历史上得到体现——是感到无限愉快的。正如其他的一些偉大的发现一样，这个艺术上的发现起初是片面的，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一切財富、其中包含的一切力量、以及从它里面所产生的一切結論。苏維埃的作家們最初寻找塑造革命群众的綜合形象的路綫时，做过了在历史方面必需的准备工作：他們用了象革新者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和勇气，宣布了人民就是历史創造者的决定性的意义。虽然他們在这些最初作品里也寻找了使人民群众的史詩形象个性化的艺术方法，但是主要之点当时还不在于这些寻找工作本身，而在于肯定革命人民的形象在史詩中是历史和新文学的主要的主人公。

同样也不可以忘記作家的艺术本質和特殊性。攻克达依尔及其对于史詩的偉大庄严性的强有力的傾向——始終是一种散文中的抒情詩，对于这种抒情詩，不能提出象我們对長篇小說所提出的那样的要求。在恰巴耶夫、毁灭这些作品里，个性化的现实主义原則已經实现了。但是，用卓越的革命精神和热情对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新事物表示高兴和力求証实人民就是历史主人的形象的亚历山大·馬雷什金的攻